

“无用”的阅读与编辑的修养*

吴健敏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325035,浙江温州

《编辑学报》2008年起新设了《好书推荐》和《感悟》专栏,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我惊喜之余也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作为影响力在同类期刊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一种传播类核心期刊,而且是报道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为主的科技核心期刊,开设这种看似“无用”的栏目,其实是体现了主编的智慧的。这种“无用之用”,反映了我们编辑同仁的精神诉求。曾有人动情地撰文说,栏目中推荐的好书,能提升我们的精神,能帮助我们确立更为理性的价值观,能使我们的伤感与快乐充满诗意^[1]。我想,重视与读者的情感交流,正是《编辑学报》在诸多专业期刊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编辑同仁共同的精神家园的魅力所在吧!

趁假期闲暇,重读《庄子》。想不到朋友同事闲聊起来却颇多惊诧,“读这种书有什么用”,成为我这个医学期刊编辑忙里偷闲阅读《庄子》最受质疑的焦点。在这个越来越讲究效率的时代,诸如“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财富”这样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没有立竿见影的实际功用的阅读,不就等于浪费时间吗?《××理财宝典》《××使用手册》《厚黑学活学活用》《潜伏中的职场智慧》等堪称快餐式阅读、功利性阅读代表作的图书频频登上排行榜首,甚至有人高呼读图时代、浅阅读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还花那么多时间去啃《庄子》这类“无用”之书,确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一个编辑还是对于一个

读书爱好者来说,期待每读一册书就能有立竿见影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功效,这实在是过于狭隘了。

要分清什么书有用什么书没用,确非易事。其实,大而言之,人生中最重要东西,又有哪些是最有用的呢?友谊、爱情、尊严、良知,这些人生中最重要东西,究其实都没有什么用;但这些与更有用的住房、金钱、职位等相比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少人来讲,却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如果有兴趣更深入地理解“有用”与“无用”,不妨认真读读《庄子》中的《逍遥游》。

我认为《逍遥游》全篇的精髓在于最后惠子与庄子的对话^[2]: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用现代的话来说,惠子说的是:“我有一棵大树,它的树干木瘤盘结而不合绳墨,小枝弯弯曲曲而不合规矩,生长在路上连木匠也不愿多看一眼。它就像您老人家的言论一样大而无用,只有被大家抛弃了。”庄子回答道:“你有这么一棵树,怎么还愁它没用呢,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虚寂的乡土,广漠的旷野,你不是可以任意地在树底下漫步或是自由自在地躺在树阴下面道

了交流,确定了2009年11月邀请他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访问《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部的意向;2008年9月,她利用在澳门召开的第4届亚太区母胎医学会议的机会,通过《中华妇产科杂志》在香港、澳门地区的编委,与《国际妇产科超声杂志》(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 Gynecology)主编 Ville 教授亲切交谈,确定了两刊互荐优秀论文,以扩大海外影响的意向;2009年6月,《中华妇产科杂志》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首届香港、内地妇产科学术交流会,包括港、澳、台和内地代表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伊朗、埃及、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菲律宾等国家的代表共500余人与会,内地共有7位专家应邀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充分

展示了内地妇产科学各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次会议不仅促进了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妇产科学术交流,更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妇产科学界的相互了解。所有这些都稳步地实现着她的愿景——让《中华妇产科杂志》快步走向世界。

潘伟常说:激情是成就事业的先决条件。10年的妇产科临床工作和15年的编辑实践,给了她为妇幼保健事业和科技期刊事业奉献力量的机会。几十年来她就是这样凭着专业的自豪感和对科技期刊事业的不泯激情,以学科为平台,以期刊为阵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and 科技期刊在推动学科发展、促进科研成果的开发与转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科技期刊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 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基金资助项目(GBJXB0927);浙江省高校编辑学研究资助项目(ZGX0818)

遥吗?这怎么能说它无用呢,何况这样一来,这棵大树还不要遭受斧头的砍伐,谁也不会去侵害它,它无所可用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里,庄子相当形象地将他推崇的“无用之用”表露得一览无余。

从庄子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无用”不是真正地没用。科技编辑对文史哲等领域图书的阅读或文艺编辑对自然科学领域图书的阅读,当然不会没用,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用途”。就像在惠子看来,种了一棵大树而这棵大树只能让人在树底下乘乘凉睡睡觉,这样的作用与让这棵大树去做高楼大厦的栋梁之材的作用相比压根就算不上是什么作用一样,一些读者过分看重阅读带来的实际功效,而忽视了阅读的“无用之用”。编辑这个职业是需要广博知识和开阔视野的,一个更有人文修养的科技编辑,在文字处理、图书装帧、版式设计等方面更可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而把图书或刊物做得更精美。做一个样样精通的编辑,当然不可能,但精通其中一两门,对其他学科有所涉猎,却是可能且必要的。知识面的拓宽,会带来人的视野及精神境界的阔大。鲁迅就曾一再地劝告年轻人:“大可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强调读书要“杂”,读书(不管读什么书,理科还是文科)求知,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自己”(认识世界也是为了认识生活于其中的人),而人要认识自身,就必须从多学科的综合认识入手。

整天与书打交道的编辑多读书,这是天经地义的。著名出版家、国家语委原主任陈原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编辑自我修养的头一条是“应当成为‘书迷’”^[3]。可以这么说,所有伟大的编辑出版家,如张元济、邹韬奋、叶圣陶等,无一不是书迷。而对于一个“书迷”来说,于专业书外,多读一些看似无用的“闲书”,自在情理之中;因为读书除了是工作需要,也是一种怡情养性的生活方式。对于“无用之用”,周作人也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4]“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功利主义的味道未免太重了。迷恋黄金屋和颜如玉,不是书迷;真正的书迷,他在书中所得的,是一种人生的乐趣,是一种情感的慰藉。

而且,“无用”的阅读,不仅仅是编辑职业拓展的需要,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性的责任感,不仅仅是一种怡

情养性的生活方式,也是这个高科技时代追求自由审美之境的“捷径”。在如今这个高科技时代,社会分工更加专门化和细密化,人的全面发展受到肢解和扼制,个体和谐人格的发育成长受到严重的挑战。美国当代著名学者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一书中曾痛心指出,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人们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往往终生为了精益求精地掌握某一专业技能而无暇顾及其余,而成为残缺的“单面人”^[5]。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避免成为“单面人”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而“无用”的审美性阅读,恰恰能赋予人激情、想象等感性生命力,无疑可以预防使人由于片面的理性化而成为“单面人”的危险。出版业的最终目的是塑造人、改造人、完善人和发展人,以促成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精神文化的生产者,编辑首先要避免成为“单面人”,并身体力行,将审美理想传递给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的修养和素质是决定出版物成败的关键。有什么样的主编和编辑,决定了出版物的水平和层次。一本优秀的出版物,一名优秀的编辑,能在无形中将自身所追求的境界与审美理想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审美的享受、心情的愉悦乃至打开想象的闸门和产生创新的灵感。办得好的期刊能够进入读者的个人空间,成为其贴心、无法轻易舍弃的精神伴侣^[6]。这就要求我们编辑在“无用”的阅读中不断地提高自我修养,提高学识和审美能力。

在当今出版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下,却不能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涌现出群星璀璨的编辑出版大家,原因之一,是否与编辑“杂家”往往热衷于磨炼“十八般武艺”,满足于编辑出版专业技能的实践应用,而偏废了其他知识学养的更新与积淀有关呢?多点“无用”的阅读,别问“这有什么用”!

参考文献

- [1] 宫福满. 让好书引领我们前行[J]. 编辑学报, 2009, 21(4): 376
- [2]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9-30
- [3] 雷群明, 邹韬奋, 陈原. 编辑修养十日谈[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253
- [4] 周作人. 北京的茶食[M]//巴平.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 现代卷.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 60
- [5] 马尔库塞. 单面人[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2
- [6] 晋雅芬. 报纸呈现枣核型发展态势 期刊呈现“屋顶现象”[EB/OL]. [2009-08-15]. http://www.chinaxwcb.com/index/2009-09/01/content_179193.htm

(2009-08-22 收稿; 2009-10-27 修回)